

南谯二郎庙会： 历史底蕴与乡间烟火的辉映

◎全媒体记者 陈姝妤

时隔三年，庙会重启。癸卯兔年二月初四的腰铺大街上，锣鼓喧天，人头攒动，“共享二郎庙会 传承非遗之美”“微动消费 乐享南谯”……庙会的宣传标语将老街装扮得喜庆祥和。几条“分界线”将腰铺的街道分成了动静两半，“线”的外面是密密麻麻的车，里面是熙熙攘攘的人。在这样的动静之间，演绎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二郎庙会。

二郎庙会也称为“备耕节”，人们逛完庙会，买齐农具，就开始了一年辛劳的耕作。在这盛大的游会中，我们抬头时回望一段遥远的美丽神话，俯首间走进一个春回大地的繁忙景象。在这文化底蕴和乡间烟火的相融中，我们触摸到了民俗活动里静静流淌着的百年历史，感受到了热血沸腾的生命焰火，看到了蓄势待发的春耕力量。



彩灯下的灯笼



几千年白洋河受到泥沙的不断冲刷淤积，现在已经成为一段段河坝。 李明广摄于2018年

过机械厂再到腰铺医院的一段路，大概有200米，两条路呈“丁”字型，总共700米的庙会，却要用四五个小时才能逛完，而从家到庙会的4000米，半小时多点就走到了。

“我小时候觉得庙会特别大，想买的东西有好多，可是那时候家里穷，没有钱，所以我每年只买一根甘蔗。”雍女士给小孙子买了一个玩具，接着说，“以前哪有这些玩具哦！水果只有荸荠、甘蔗、羊角蜜，更多的是一些农具和手工艺品。”因为二月初四正是春耕时节，家里耕作的农具，像镰刀、锄头、扫把等，一般都在庙会买，一天买齐一年用的。“记得有一年，我妈给我爸几十块钱，让他去庙会买农具。可是我爸在来的路上把钱弄丢了，也不敢跟我妈重新要，就硬着头皮空手回家。结果，我们家将就着用了一年的旧农具。”雍女士回忆道。

友圈，我们也非常开心。日后，小公园和亭子的灯就一直亮着。”

在文化活动方面，为了增加群众的趣味性和参与性，腰铺镇今年制作了几百条灯谜悬挂在街道上，每个灯谜上有二维码，扫码打开后随机出现5题，猜中后的奖励是小额红包。记者了解到，灯谜大都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、科技、卫生、文化，以及有关腰铺镇的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，让群众既学到知识，又享受到逛庙会的乐趣。

庙会之思 适时之路

绵延百年的文化基因随时间流淌，已经成为了滁州人和八方商贾独有的默契。在赶集体验以外，人们更加难以忘怀的，是庙会已经存在了百年的事实。一群接受着新时代、新思想洗礼的现代人，为何始终无法忘却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、无法抛弃一座人去楼空的寺庙，每年去赶一场拥挤的集会？究其根本，还是岁月变迁抵不过人心那份信仰、拗不过乡土间代代传承的守望。对于庙会，人们谈之开怀、传之坚定，以至于百年过去，这个民俗不仅从未消亡，而且越办越大，用约定俗成的方式，去赴一场岁月久远的传承之约。

增加庙会打卡景点；建设农家小院，让庙会带动农产品促销；开发生态农场，增加二月初四的农耕体验。以此达到让“耕读”“耕食”“耕作”三大文化要素相互融合渗透、助力乡村振兴的效果。

丰富二郎文化，突出地域特色。二郎神杨戬是中国古代神话人物，关于他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，传统名著有《封神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，现代影视有《杨戬》《宝莲灯》等，可以说，二郎神的形象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从未断绝。对于这个形象，老少皆知，家喻户晓。腰铺镇拥有源远流长的关于二郎神的传说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自发的庙会，因此，腰铺镇可以利用这份难能可贵的文化资源，丰富二郎神文化。近年来，腰铺镇已经做了不少这方面工作，如建设了二郎广场、塑了一尊二郎神像等。日后，可以建设二郎文化公园，融合文学、影视作品，围绕庙会时代化、体验场景化的需求，打造庙会文化与赶集体验融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。

发挥非遗特色，打造庙会名片。2017年，二郎庙会被列入安徽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这虽是身份的“进阶”，但也意味着二郎庙会面临着保护与抢救、传承与发展的难题。在目前的基础上，可以创新非遗内容，借二郎庙会，引导传统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术家，探索商品生产模式，打造集传承、体验、教育和创新为一体的“非遗生态圈”；丰富非遗主体，针对目前逛庙会的年轻人占比少的现象，可以突破兰花灯、赶毛驴、大头娃娃等传统节日，加入年轻人的元素，让庙会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催发新的烟火。

李明广认为：“腰铺镇要充分利用好其他乡镇所没有的这个省级非遗项目，适时打造千年古镇、百年庙会这张名片，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，走好庙会的融合发展之路。”

百年弹指一瞬，恍惚间，好像有一缕如光的烟火从腰铺的乡野间飘出，它抚过二月的春风，游过农具码放的摊位，看过村民从垂髫到黄发的岁月，浸过一方乡土阅历时代的记忆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。腰铺的街头，始终会为庙会留着位置；人们的心中，终将为庙会保存美好的期许。



村民在挑选农具

记者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对甘蔗情有独钟，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庙会的东西有那么多，怎么还买甘蔗？“我20岁那年，喜欢上了一个当兵的小伙子，可是爸妈不同意我们交往。二月初四前一天，小伙子家里需要人力下田备耕，就从部队请年假回来了，我怕我俩见面，叫二妹看紧我。庙会那天，我趁着拥挤，买完甘蔗就坐上腰铺站的客车去了他家，我们一边啃甘蔗一边聊天，这个小伙子就成了现在的老伴。”雍女士说道。

如今，滁州开了好多大商场，雍女士还是年年赶庙会，她有些伤感地说：“前几年，我娘家拆迁了，我妈也走了，这等于腰铺的家没了。我们这一辈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总忘不了乡野的快乐和幼时的美好。逛商场哪有这好玩！”她还说，“我带着孙子逛庙会，多认识几种农具，亲眼看看锄头长啥样。”

这是雍女士的庙会故事，也是许许多多老老一辈人的乡愁记忆，更是滁州广袤乡村的时代之歌。

庙会之况 服务“三农”

阔别三年，今年的庙会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？记者去现场体验后，发现与往年有些不同。

做好“三农”服务是二郎庙会的重点，丰富备耕元素的层次是亮点。在南谯—浦口一体化发展商品展销区，菊花、麻油、茶叶、葛根粉等滁州市本级的农特产品闪亮登场。据腰铺镇党委书记沈长银介绍：“这是今年新增的一个项目，展销区里还有浦口永宁街道带来的农特产品。这次是‘引进来’，下次等到浦口举办乡村振兴旅游节的时候，我们也会‘走出去’，带着自己的农特产品去浦口展销。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刺激面对面的消费，加快农产品的流通，促进农业市场的繁荣，积极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。”

“等了三年，今年终于能逛了，我们很多人二月初二晚上就来看彩灯了，这大街二月初三就堵了。”家住腰铺大街附近的居民孙先生兴奋地说道。今年的庙会融入了夜间的集镇亮化元素，从进入腰铺镇的南屏路公园开始，在南屏路、育才路、白洋路等几个主要街道都悬挂了彩灯，而且对八角亭、二郎亭也进行彩灯亮化，美化了乡镇环境，增加了节日氛围。对此，老百姓交口称赞。沈长银说：“夜间亮灯是老百姓之前提出的要求，这是我们给出的回应，看到村民们纷纷将亮灯视频发到抖音和微信朋



大头娃娃、兰花灯等民俗表演

如何赋予浸润着传统文化的二郎庙会新的时代意义，我们不妨从以下三点进行观照。

盘活农耕资源，助力乡村振兴。二郎庙会发展到现在，大家所看到、所体验到的形式大致相同，但在几十年前，活动内容还是有明显差别的。记者询问了几位滁州老人，据他们回忆，在20世纪80年代，去琅琊山庙会主要是烧香拜佛，祈祷消灾延寿风调雨顺，而去二郎庙会，主要是购置春耕大生产前的农资产品。因此，腰铺镇可以发挥传统习俗，利用当地的农耕文化遗产，依托自然景观和田园风光，将农耕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资源，建立农耕博物馆，



庙会之源 良田重现

二郎庙会大致成于民国初期，是民间自发而成的民俗文化。庙会与二郎神有何关系？为何把时间定在二月初四？南谯区腰铺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、南谯区非遗项目民间故事传承人、《腰铺记忆》执行主编李明广在文献查询和民间口述的基础上，为我们整理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故事传说。

很久以前，腰铺境内有条白洋河，两岸都是肥沃的良田，每到雨季季节，白洋河水经常泛滥，淹没大片良田和房屋，百姓受灾苦不堪言。人们为避免灾难，曾担土抬石填人白洋泉，但因泉水太猛，多次尝试都失败了，一些人只好举家迁移，放弃耕种白洋河旁肥沃的良田。

一次，东海龙王为扩建水晶宫，于是玉皇大帝命二郎神杨戬每日从东海担山送到昆仑山。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海龙王庙会，当二郎神担着两座山走到白洋河上空时，见到许多人在齐心协力推一块大石头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二月初三，二郎神把两座山送到昆仑山后，在回来的路上又见许多人在移石头。于是，他扮成村民，来到人群中，去问个究竟。二郎神问村民：“为什么不到龙王庙烧香，保佑风调雨顺，四季平安。”百姓气愤地说：“往年庙会，我们都去烧香跪拜，但每年河水还是泛滥，我们不相信了。”听了老百姓的话，二郎神心想，我何不造福人类，把大山丢在这泉水上。于是他对百姓们说：“我是二郎神，明天二月初四我用一座山压住这泉水。”说完就不见了，人们将信将疑地离开了。

待到二月初四午后，风雨大作，天昏地暗。天明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腰铺境内多了两座山，其中一座山压在白洋泉上。不久，白洋河无源而枯，成为一条长水沟。夏季即使山洪暴发，白洋水沟成为泄洪道，洪水不能漫溢。后来白洋河两岸大片河滩变为良田，人们重返家园。

人们为了感谢二郎神的恩德，就在二郎神丢下的另一座山上建了二郎神庙，每逢二月初四，二郎神丢山的那天，老百姓都如约而同地到二郎庙敬香，这就成了二郎庙会。

庙会之忆 乡愁凝结

庙会的形式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主要是善男信女到二郎庙烧香拜佛，祈祷消灾延寿。如今，十里八乡的人们奔赴腰铺赶庙会，烧香拜佛的少了，农副产品贸易等活动反而成为重头戏。对于腰铺人而言，逛二月初四庙会是一件大事。

在人群中，记者看到一位年近花甲的女士带着小孙子边看边逛，她在一个甘蔗摊前兴高采烈地跟老板讨价还价，记者上前访问了她的庙会故事。

这位女士姓雍，娘家是腰铺镇朱岗村，是个地地道道的腰铺人。她从出生起，就年年逛庙会，对于二月初四的期待就跟过年一样，庙会前要激动好几天。

当记者问起她们小时候逛庙会的情况，雍女士侃侃而谈。她说，四五十年前，庙会摆摊的区域南北向是滁州到全椒的一段500米左右的公路，东西向则是镇政府往西经

